



探寻教学的生命意义

——读《以教学打开生命》

◎周晓慧

最近阅读了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刘铁芳写的书《以教学打开生命:个体成人的教学哲学阐释》,被深深打动。

本书开篇,作者以教育者的责任情怀指出个体成人过程中的意义危机与当下教学的困境,毫不避讳地提出严重困扰我们一线教师的学生厌学、轻生等问题,并提出教学要促成个体完整成人,鼓励所有教育人探寻教学的生命意义。作者对教育问题一针见血的分析,切中了当今教育的痛处。“成才先成人”“教育面临的是活生生的生命”“教师的本能就是对学生生命的爱”……这些朴素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弄丢了?这本书不仅给读者带来技术层面的教学分析,更带来心灵层面的深深触动,因为我们相信,“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本书通过援引东西方古典教育中的起兴、启发及对话思想,丰富了分析“教育性教学”的视域,凸显了教学的生命意蕴和教学旨在促进个体完整成人方面的技艺。全书以生命论为视角,以构建教育性教学话语体系为核心,创造性地阐发了个体身心的激活与教育意向性的形成、思维的激活与理智兴趣的养成、精神世界的敞亮与生命境界的提升之间的联系,这为教育工作者理解“个体成人”“教书育人”提供了新的教学哲学视角。

我特别有感于作者提出的人之为人的三个基本层面,即身体层面、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而整个教学的三个环节——起兴、启发与对话,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活动过程:应该先以起兴激活自然生命,再以启发打开理智生命,最后用对话成就精神生命,用教学引导生命不断追求更高的美善价值。就像有句话说的:“当一个孩子尽力地展现出他好的一面,教育就发生了。”

我想所谓“教育家精神”,就是要成为“大先生”,就像演艺界所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们教师也不应该止步于成为一个“小教师”,用“小教学”达成每节课的具体目标,将师生都裹挟于完成任务的疲于奔命中。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我们要实现课堂的提质、促进孩子生命的成长,就应该铸就“大教学”的视野。所谓“大教学”,从空间角度理解,教学不仅局限于课堂,更应该引领孩子的生命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从时间维度理解,教学不仅要着眼于孩子的眼前,更要面对孩子的过去、影响孩子的未来。

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在教育家精神的感召下,成为“大先生”。很多时候,面对孩子,我们所要做的是“常常安慰、总是陪伴、偶尔治愈”。也许我们的光渺小微弱如萤火,不能照亮世界,但必须向着丰盈美好的生命去努力。



《一千零一夜》

插图选(10)

雷恩·布尔 绘

非洲魔法师



新书快递

早春的中国

[日]久保田博二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78至1985年期间,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几乎走遍了中国全部省份,拍摄了超过20万张彩色照片。他敏锐的政治学眼光注意到中国正处在一段历史的起点。他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衣着、饮食、工作、旅行、娱乐,同时捕捉到深刻的传统元素和新的表达方式。

与陈词滥调一战

[英]马丁·艾米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艾米斯以磅礴的阅读储备,为塞万提斯、弥尔顿、约翰·多恩、简·奥斯汀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贡献了洞见非凡的解读,同时以毒辣而正派的口味,评判了20世纪下半叶英语文坛代表人物,如索尔·贝娄、菲利普·拉金、纳博科夫、伊夫林·沃、V.S.奈保尔等人的作品。

永不停步

[加]罗斯玛丽·沙利文
中信出版集团

为何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能创作出《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猫眼》这样的作品?她的创作中有多少亦真亦幻的部分?她的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又具有怎样的情感关联?如今,年逾八十的她,依然跨越题材,打破桎梏,永不停步地在创作。

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

[英]汉弗莱·卡彭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书中首次披露了大量珍贵材料,包括奥登的信件、日记、笔记以及青年时代的未刊诗作。作者打开了一个隐秘的文学和心灵世界:诗人对生活与爱的巨大热忱,对艺术的真诚与执着坚守,以及穿越整个时代的对信仰的精神探索。



邓之诚的刻薄

◎曹随

1942年11月27日,邓之诚在日记里写道,“阅《大云山房集》。与陈云渠书,前书方谓《三国演义》单刀赴会事,虽见于《鲁肃传》,然诗文中亦不可用。乃后一书中有‘析骨还父,割肉还母’语,则《封神榜》故事也,顾可形之笔墨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谓辩才。不过,此老刻薄成性,好发议论,所言未必尽实,所谓“无轻信人言,人实诬汝”是也。

《大云山房集》乃清人恽敬撰,收有与陈云渠五函,第二函谓“《鲁肃传》有‘但诸将军单刀俱会’之言,非杂剧妄题,然诗文中难用”。此处明言“杂剧”,所指应是元代杂剧《关大王单刀会》,而非明代小说《三国演义》,岂邓之诚一时笔滑而致误耶?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关汉卿撰《单刀会》杂剧,虽幻妄,然《鲁肃传》实有‘单刀俱会’之文,犹实于明烛也”,与恽敬所说的“非杂剧妄题”如出一辙。至于为何“诗文中难用”,恽敬的解释是,“凡经史事,世俗所习知习言者,宜用意锻炼之,或暗用,或翻用”,意在避免直白、平俗。

第四函谓“敬少时诗学太白,后渐入香山、东坡,所嫌嫌不足者,太似耳。析骨还父,割肉还母,方能现清净身说法,诗何独不然”?邓之诚谓此中的析骨割肉是《封神榜》中的故事,诚然不诬,却非恽敬初衷所在。《景德传灯录》有云,“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于莲华上为父母说法”,但陈善卿《祖庭事苑》指出,“丛林有‘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之说,然于乘教无文,不知何依而作此言”,经黄永年考订,“此说实为我国人所创造,且在南宋时已广为流传”,宋人严羽据以形诸诗论,“吾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恽敬与陈云渠论诗,征引的自然是古人成语,却非小说故事,故不可形之笔墨乎?何况恽敬也只是说“世俗所习知习言者”为“诗文中难用”,并不是邓之诚所转述的“不可用”。



在闵老子家啜茶,“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醉嘻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徙栏楯,眼眶羞涩。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

《板桥杂记》写同人社集,“雪衣(李十娘)眉生(顾眉)皆在……红装翠袖,跃马扬鞭”。《陶庵梦忆》写牛首山打猎,诸姬同行,其中也有顾眉、李十娘。“姬侍服大红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马”,景象真是历历在目。

张岱比余怀写得更细腻

◎乔治

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均为明末清初小品文的杰作。两本书都是我爱读的,原无高下之分;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强项和弱项也是寻常。本篇所及仅是一孔之见,读者不可由此以偏概全。

张岱比余怀年长十九岁,两人并不相识,却有个别文章关涉相同题材,如南京说书艺人柳敬亭。《板桥杂记》中说他“善说书,游于金陵”,

关于他的描写只有“酒酣以往,击节悲吟,倾靡四座”。《陶庵梦忆》中不仅写了他的麻脸,还有他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的细节,描写刻画,微入毫发:“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罍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瓮翁翁有声。”

关于南京珠市(下等妓院)的王月,艳压曲中(高级妓院)群芳,《板桥杂记》只是说她登台献艺,“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陶庵梦忆》写的则是她平时矜贵寡言笑,一日,